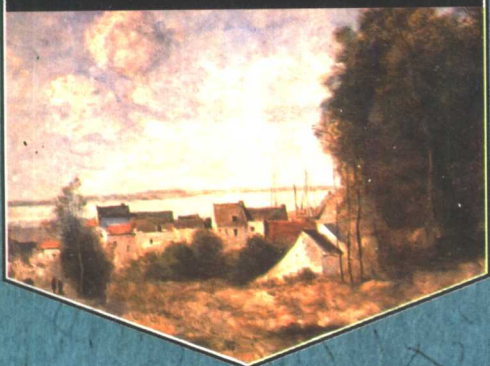


耿济之 / 译

俄罗斯浪游散记

高尔基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高尔基 / 著

俄罗斯浪游散记

耿济之 /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浪游散记

高尔基 著 耿济之 译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60,000

版次: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41-5/I·1527

定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俄罗斯浪游散记》是作家高尔基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年间写成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充满残酷、野蛮与落后的那个年代的俄罗斯生活，显示了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小说大都用第一人称描写，大多数篇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作家对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描写。几乎每篇中，高尔基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丰富多彩的文字、美妙隽永的比喻，描绘出一幅幅大自然的图景，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们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情有独钟。

鲁迅是学日文的，竟然肯花那么多精力去从德文转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还有他和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澄静如秋水的友谊和所译的诗文；巴金是留法的，宁愿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周扬从英文去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专著《生活与美学》；更不用说瞿秋白为俄罗斯文学所倾注的心血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译作了。

风格、气质、思想倾向、生活习俗迥异的中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为什么都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呢？！

真的，你仰望的是一座星空，不是一颗孤独的星，不是一串星宿，甚至不是星群，而真真实实是一座璀璨夺目的星空！

从现代文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在一、二百年间孕育出了那么多的文豪呢？我们至今仍难找到能和契诃夫媲美的短篇圣手；列夫·托尔斯泰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永远是文学的高峰、人类的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全世界公认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屠格涅夫的优美文体和他笔下的爱情仍为今天少男少女读时唏嘘不已；果戈

理的作品永远使文学同行们折服；而从普希金开始的俄罗斯诗歌长河更是浪潮起伏，气象万千。在运用长诗形式描绘社会和刻画人物方面，我敢断定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诗中之最。普希金称之为“诗体小说”真当之无愧；二十七岁即逝世的莱蒙托夫留下那么多长短诗不说，仅一部中篇小说《当代英雄》就足以使他迈入大师行列，而使其他诗人惊羡不已，难以望其项背；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过的好》可算是十九世纪用诗歌描绘农民生活的顶峰；而评论界三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纵横捭阖的文笔与气势至今仍闪现光彩，一代文学思想大师赫尔岑的回忆录是几乎为所有文学行家们所珍藏并随时翻阅的经典……

真的，一提起俄罗斯文学，我们的心犹如一汪春水，我们的航行是那样惬意！

我少年时曾那样醉倒于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和《在人间》，那种画面和人生场景不可能属于另一个人的手笔；还有普里希文的大自然与动植物；蒲宁的忧郁的文体使你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冰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别有情韵的小说和他的一部谈创作的散文小说式的论著《金蔷薇》风靡中国文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算是世界另一奇书，我没看过另一个作家的笔下能出现那样气象万千宏伟多姿的描绘，恐怕人类再想出现一部如此巨著是很难了。而像爱伦堡那样的奇才也极为罕见，仅他的六卷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中国文坛同类书中也算绝无仅有吧！那么，像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马雅可夫斯基的非同寻常的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特瓦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西蒙诺夫的风靡一时的抒情短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勃洛克和叶赛宁的抒情诗都是随着岁月流逝而光辉不减的杰作。

浩瀚的星空，灿烂的星空！

这奇怪吗？唯独对中国人的眼睛如此吗？仅因为有某种革命的联系吗？不是的。全世界都承认俄罗斯文学的灿烂，因为她确实太强大了。

俄罗斯文学的无穷的魅力在于她的博大精深，在于她的深厚的生命活力，在于她展现的社会画面，在于她极富现实的精粹的语言。她有英国文学的凝重，却没有英国文学的沉闷；她有法国文学的活力，却更显思辩色彩。当然，我无意于比较各国文学的特点，何况某一国文学也都是多方位的。很难用统一的特征来概括。如果从纯感性的角度凝练成一句话，那就是：俄罗斯文学读来使人舒服，因而也更耐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谈话时我曾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俄罗斯文学一样博大精深。”这是偏爱抑或是偏见吗？

为什么俄罗斯文学形成一座灿烂的星空，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说不清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地域上的原因。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寒冷的国度。我一向有个偏见，认为寒带比热带更容易产生文学。四季如夏，四季如春只能导致人们向往外部世界的欢乐，而冰雪、火炉则诱惑人们幻想，冷静的思考，精神世界的升华，因此，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一种冰天雪地自然景观的产物。想想吧，雪地上的三套车，壁炉里的火焰，永远能使人升腾起生命的诗情与艺术的构想。同样，这种氛围也适宜读书，从而帮助形成一个巨大的读书市场，形成良好的文学层土壤，也许，像瑞典、挪威这些寒冷冬天的国度之所以文学繁荣也与此有关吧！

另外，整个俄罗斯文化的雄厚背景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各种艺术互相渗透、融合，更显其光辉。像俄罗斯音乐界的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强力五人集团，乃至肖斯塔柯维奇，拉赫曼尼诺夫，钢琴之王鲁宾斯坦，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芭蕾舞奠基人巴兰钦、乌兰诺娃，画家列宾、苏里柯夫，乃至近代的康定斯基，都

是杰出的艺术巨子。油画家阿伊瓦佐夫的海、希什柯夫的森林都已成为艺术术语。这种艺术大师荟萃、群雄并立的现象在俄罗斯和前苏维埃俄罗斯各个年代都显得十分突出。契诃夫的日常生活安排是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举行艺术沙龙，或者按今天流行说法举行派对（Party），经常文化名人云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种气氛洋溢于整个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之中。

还有个很奇特的现象是：尽管俄罗斯的大社会环境几乎一直是专制的，从沙皇到斯大林时代，但是他们为艺术家所营造的小环境却相对比较宽松，因此艺术家相对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有心灵上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像果戈理的《死魂灵》，谢德林的讽刺小说，涅克拉索夫的诗也基本上有发表的权利，在苏维埃俄罗斯，像小说《第四十一》，《静静的顿河》能不加删改地出版，甚至受到称赞，也确能说明政治对艺术的管制是有限的，艺术独立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尊重。当然，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未能允许出版，但这本书居然写出来了，而且最终在国外得以出版，索氏本人又安全出国，多少也能说明文网不那么严密吧！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写实和创作自由的传统从没有彻底被撕裂过，而是在曲折地发展着，像俄罗斯老桦树，越发显得郁郁葱葱。

同时，我更深切的感觉是俄罗斯文学大师们内心的强大和他们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不必用什么“甘于寂寞”这类词眼来形容了，他们终身在艺术征途上跋涉，苦心地创造，坚忍地追求，认定的事就勇敢地去，义无反顾。像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死前也未停止艺术的攀登，像别林斯基咳着血仍笔耕不辍，不在乎贫病交加，对他们来说，艺术和身外的名利相比，艺术总是第一的。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群中普遍存在的风气。我十分敬重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他可算人格强大的代表。他以其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当时的苏联政府告诉他：你

可以去领奖，不过出去了就不能再回国。在二者必居其一时，帕氏痛苦地进行了抉择。他决心留在俄罗斯，而放弃领奖。因为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土地面前，诺贝尔文学奖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只能选择俄罗斯土地，他宁愿生活上清贫！毫无疑问，这种普遍的文人风骨铸成了俄罗斯文学大厦的顶梁柱。

在仰望这座星空时，我们很容易寻找到这样的星宿，像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巴尔蒙特，乃至法捷耶夫，这些名字的背后都寓涵着强大的人格力量。想想吧，具有这种风骨的作家、诗人的笔下怎能不出现大气的作品？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恐怕首先要肯定的就是这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织成了俄罗斯文学星空的经纬！

因此，当我着手构想并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时，我确有在星空下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感。一颗颗闪亮的星，像闪光的金子，使我们难以取舍，显然，即使编一百卷的长卷系列，恐怕也难以概括。这确是人类文学的金库。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新闻出版局领导的魄力，使我们一拍即合。我深知，这也是我晚年所梦寐以求的一大文学工程。

我们只有坚毅地、勇敢地走下去。用一部部书垒成一座金库。

漫步在俄罗斯文学的星空下，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此刻，也许沉默更有力量。当我们一次次在仰望这座星空的沉思中，无论带着快乐、忧伤、喜悦、苦闷，我们将依然是情不自禁！

1995年6月17日写于北京虎坊桥路寓所

目 录

情不自禁地仰望俄罗斯文学的星空

——《俄罗斯文学名著金库》总序 刘湛秋

人的诞生.....	1
流 冰	13
顾 平	39
尼鲁士卡	65
公 墓	91
轮船上.....	108
女 人.....	131
山 谷.....	166
卡里宁.....	200
海 行.....	228
死 人.....	232
混 乱.....	249
沙莫夫家的晚会.....	265
夜访柏拿士金.....	278
苏霍麦脱金家的晚会.....	290
淡灰与蔚蓝.....	305
书.....	311
歌曲如何编成的.....	323
鸟 罪.....	328
一角钱.....	334

幸 福.....	341
英 雄.....	345
丑 角.....	351
观 众.....	357
基姆卡.....	370
轻松的人.....	392
“狰狞的情欲”	410
长哥尔河上.....	429
快乐的人.....	446

人的诞生

这事发生在一八九二年，饥馑的年头，苏和姆和渥切姆奇尔之间，郭洛尔河岸旁，离海不远的地方。明净的山溪水欢乐喧腾，海浪沉重的溅泼声清晰可闻。

秋天。月桂樱桃树的黄澄澄的叶子，像活泼的小鲑鱼般，在郭洛尔河的白沫里旋转。我坐在河岸石上，心想海燕和鸥鸟一定也把树叶认作鱼，受了骗，所以它们在右面树后，海水溅泼的地方，这样生气地喊嚷。

我头上的栗子金光闪烁，我的脚下有许多树叶，像一个人的刻着纹路的手掌。对岸千金榆的树枝业已光秃，在空中摇曳，像破碎的鱼网。红中带黑的山啄木鸟在枝上跳跃，像被捉了似的，黑鼻子在树干的亮皮上叩击，逼赶出昆虫来。灵巧的山雀和鸽色的五十雀，——从辽远的北方来的客人，——啄击着它们。

左面的山巅上沉重地悬挂着烟雾般的云，透露雨意，黑影从那里爬到绿油油的斜坡上。坡上长着死气沉沉的黄杨树，在老山毛榉和菩提树的洞穴中可以找到“醉蜜”，它的醉人的甜蜜在古时几乎使伟大的庞贝城的兵士全军覆没，使整营的钢铁般的罗马人醉倒；蜂蜜用月桂和杜鹃花酿成，“过路的”人们则从树穴内取出，抹在大麦粉制成的薄薄的饼上吃下去。

我也如法炮制，坐在栗树底下的石上，被发怒的蜂儿狠狠地咬了一口，把一块块的面包探进装满蜜的钵头里去，一面吃，一面欣赏疲倦的秋日的懒洋洋的游戏。

秋天的高加索好像富足的教堂，由伟大的充满智慧的人们（他们永远是伟大的罪人们）为了将他们的过去在良心的锐利的眼睛面前隐瞒住，而筑成广大无垠的，用黄金，蓝宝石和祖母绿石镶成的教堂。山上铺着萨马尔坎特和石马哈的土耳其孟人们用丝绣织成的上好的地毯，将整个世界的一切抢劫了来，——送到这里，放在太阳的眼前，似乎想对它说：

“你的——因为是你的——献给你。”

我看见一些长须的灰色的巨人们睁着快乐的孩童般的大眼，从山上走下，将大地装饰起来，豪爽地向四处播撒色彩缤纷的宝物，用厚厚的银块覆盖山巅，用生气勃勃的，绸布般的各色各样的树木覆盖山坡，于是这块肥沃的田地在他们的手底下变得令人惊异地美丽。

在地上做人是太佳妙的职务，可以看到多少奇妙的东西，在静悄悄地欣赏美景的时候，心灵震荡到痛苦地甜蜜的程度。

是的，——有时候也有困难发生，怨恨充满整个胸膛，烦恼贪婪地吮吸心里的血，但这不会永久，太阳也时常十分忧愁地看人：它为人们如此劳苦，——而那些小人儿还是不能成功……

自然也有不少好的，但是——必须把它们修理一下，或者最好是重新予以改造。

我的左边，在树棵上面，有些黑暗的人头摇晃着：在海浪的喧声和河水的怨诉中微微地听到人语声，——那是“饥民”从苏和姆到渥切姆奇尔去做工。他们曾在苏和姆那里建筑公路。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渥洛夫省人。我同他们一块儿工作，昨天一块儿算清了账。我在夜里比他们先动身走，想在海岸边迎接日出。

四个农夫，还有一个颧骨高耸的村妇，她年纪很轻，怀着身孕，肚子大得朝鼻尖翘起，蓝灰色的眼睛畏惧地朝外瞪出。我在树棵上面看见她的包黄手帕的头，在那里摇荡着，像迎风开花的

向日葵。她的丈夫在苏和姆死去，——吃多了水果。我住在板房里，这些人们的中间：由于俄国人的好习惯，他们把自己的不幸事情讲了许多，而且声音那样响，大概在五俄里以外也会听得见他们的可怜的话语。

这是一些被忧愁压扁了的烦闷的人们。忧愁把他们从贫乏的，一毛不长的，故乡的土地上摘下，像秋风扫落叶似的带了过来，在此地这陌生的自然的奢侈使人惊讶而且眩盲，而劳力的艰苦的条件把这些人完全摧毁。他们看着这里的一切，慌乱地眯着褪色的、忧愁的眼睛，相对作可怜的微笑，轻声说：

“哎哟，——这才是地呀……”

“简直从里面挤出来。”

“是的……但是——那只是石头……”

“贫乏的土地，应该这样说……”

于是回忆起牝马岬，干草场，湿地，——那些亲切的地方，在那里每一把泥土全是他们的祖先的遗骸。一切是可纪念的，熟悉的，贵重的，——被他们的汗水滋润着的。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村妇，——个儿很高，身板儿毕挺，平得像一块木板，马形的下巴，一双黑得像煤炭的斜眼发出黯淡的光采。

晚上，她同这个系黄手帕的女人走到板房后面，坐在石子堆上，斜着脑袋，以脸枕掌，用高高的，盛怒的声音唱道：

“教堂后园……

绿油油的树棵底下——

沙土上面……

我铺好白白的手帕……

好不耐烦……

等候亲爱的好人儿……

亲爱的一来……

我对他弯腰鞠躬……”

黄色的女人照例沉默，俯颈，审视她的肚腹，但有时突然出人意料地，用懒洋洋的、浓厚的、像农妇般嘶哑的声音加入歌唱，唱出的歌儿好似呜咽：

“喔，爱人儿……

喔，亲爱的人儿……

我没有运气……

和你多见几面……”

在南方之夜闷热的黑暗里，这些哭泣似的声音令人想起北方，雪野，风雪的呼啸和辽远的狼嗥。……

以后斜眼的女人得了疟疾，用帆布抬床把她送到城里去，——她在床上抖索着，吼叫着，似在继续唱出关于教堂后园和沙土的小调。

黄色的头在空中钻出了一次，就消失了。

我吃完早餐，用树叶盖住钵里的蜜，系好行囊，不慌不忙地跟着前面人们的踪迹走去，山茱萸的手杖叩击着小径坚硬的泥土。

我也在狭窄的，灰色的大道上行走，右面是深蓝色的海，海水荡漾，好像有看不见的木匠们用几千只刨子刨它，——白色的刨屑淅淅沥沥地奔跑上岸，为潮润，暖和，发出与健康的女人的呼吸相似的气味的风所驱赶。土耳其的帆船左舷侧斜，溜到苏和姆去，张满着帆篷，像一个神气活现的苏和姆的工程师鼓着肥厚的脸颊，——一个极严肃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轻声些”时说了“静声些”，而把“虽然”说成了“孰然”。

“静声些！你孰然勇猛，我立刻把你交给警察……”

他爱打发人到警区里去，现在想起来，大概坟里的小虫一定早就把他啃到骨头了吧。

走路很轻松，像腾云似的。愉快的思念，穿着驳杂色彩衣裳的回忆，在记忆里领导静悄悄的环舞；心灵里的环舞就像海上的浪沫，它们是在上面的，但是在海底里却显得宁静，光明和脆弱的青春之希望，在里面静静地浮沉，像海底的银色的鱼。

道路通向海边，蜿蜒地爬近波浪起伏的沙滩，——树棵也想看一看波浪的脸庞，从绸带似的道路那里俯身相就，好像对辽阔的，蔚蓝的水面点头。

风从山上吹来，雨要来了。

……树棵里有静静的呻吟——人的呻吟，永远亲密地撼摇人的心灵的呻吟。

拨开树棵，我看见这包黄手巾的女人，背靠着胡桃树干，坐在那里缩着脑袋，嘴拉长得十分难看，眼睛瞪出，显得疯狂；她的两手扶着大肚子，那样不自然，而且可怕地呼吸着，使整个肚腹抽筋似的跳跃着。女人一边用手扶住，一边沉重地吼叫，露出狼形的黄牙。

“什么事？中暑了吗？”——我俯身问她，——她的光裸的腿在香灰似的尘土里扭转着，摇着沉重的头，嘎声说道：

“去吧……不要脸的……去吧……”

我明白了怎么会事，——我已经看见过一次，——自然害怕起来，跳到一边去，但是那个女人拉长了高声哭喊，从快要破裂的眼睛里溅出模糊的眼泪，在绷紧的紫红的脸上流着。

这使我回到她那边去，我把行囊，茶壶，钵头摆在地上，把她朝天推在地上，想弯转她的膝头，——她推开我，猛击我的脸和胸脯，像一只狗熊似的，一面吼叫嘶喊，一面匍匐着爬进树棵的深处：

“强盗……魔鬼……”

手撑不住，她倒了下来，脸碰在地上，重新抽筋般地吼叫，伸长着双腿。

在极度兴奋之中，我迅速地回忆起我对这事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她朝天翻转，把腿弄弯，——胞水已破了。

“你躺下来，立刻就要生养了……”

我跑到海边，捋起袖子，洗了洗手，回转来，——做起助产师来。

这女人扭来扭去，像火上的桦树皮，用手拍着身旁的土地，拔出萎黄的草，就想塞到自己嘴里去，泥土撒在可怕的，非人的脸上，眼睛凶蛮而且充血，但是胞衣已破，小头钻了出来，——我必须抑止住她的两腿的抽筋，帮助婴孩，还要留神她将草塞进扭曲的，吼喊着的嘴里……

我们互相对骂了一小会，——她从牙缝里说出，我也不用高声，她——由于痛苦，还大概由于羞耻，我则由于惭愧，我对于她的磨难般的怜惜……

“天呀，”——她嘶声说，发蓝的嘴唇咬破了，而且吐着沫儿，从那好像突然在阳光下褪色的眼睛里，流出一个母亲的难忍的悲哀的丰满的泪水。她的整个的身躯折断了，分成两截。

“你——你去吧，鬼……”

她用软弱的，脱节的手一直推开我，我劝慰地说：

“傻子，你快生吧……”

真是可怜她，似乎她的眼泪溅进我的眼睛里去，心被烦恼压得紧紧的，想喊出来，我就喊道：

“唔，快些呀。”

于是——在我的手里有一个人——红红的。虽然隔着眼泪，但是我看到他的整个身子是红的，而且已经不满意这世界，转动肢体，乱闹一阵，发出沉默的喊声，虽然还和母亲联结着。他的眼睛作蔚蓝色，鼻子在红红的，发皱的脸上塌得扁扁，嘴唇微动，喊